



河流

杨瑛 / 著

作家出版社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 第六辑

河流

杨 瑛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河流 / 杨瑛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12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ISBN 978-7-5063-9824-4

I. ①河… II. ①杨…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8135 号

河 流

作 者: 杨 瑛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60 千

印 张: 15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63-9824-4

定 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各自专属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 兰

目 录



第一辑 河流

河流 / 003

端午 / 014

你好，机器 / 022

印证 / 033

丫丫 / 039

中考节令 / 052

开在路上的合欢 / 068

蚂蚁不惑 / 071

二〇一六年冬天在北京 / 082

通向海底的木梯 / 085

第二辑 唱长调的牧人

唐诗课 / 091

慢春天 / 096

剪纸课 / 099

蚂蚁的选择 / 102

繁华，不过是一掬细沙 / 110

负暄的花 / 119

一花一世界 / 125

一片冰心 / 127

似水流年 / 129

苏莉在二〇一五年的样子 / 132

最后的手稿 / 135

一个漂泊到北梁的人 / 138

唱长调的牧人 / 141

吼春 / 145

自然的节令 / 149

春光里的老人 / 152

第三辑 疑似的日子

小书店 / 163

地坛与野草 / 166

禅寺钟声 / 170

你好，你好 / 173

初春，《诗经》/ 177

红海滩的野草 / 179

巴林石记 / 182

庆州白塔的千年光阴 / 194

山盟水约 / 201

勃隆克看云 / 207

黄河线条 / 210

疑似的日子 / 213

《城市森林的等待》的六个版本 / 215

落地生根的故事 / 218

镜像清澈 / 223

无心可猜 / 226

第一辑 河流



1. 黄河的传说

2. 黄河的传说

3. 黄河的传说

4. 黄河的传说

5. 黄河的传说

6. 黄河的传说

7. 黄河的传说

8. 黄河的传说

9. 黄河的传说

10. 黄河的传说

11. 黄河的传说

12. 黄河的传说

13. 黄河的传说

14. 黄河的传说

15. 黄河的传说

16. 黄河的传说

河 流

生和被生，是一种奇妙的渊源。

两棵树，赤着脚，站立在河的两岸。河水经过庞大的根系，穿过树枝，穿过树叶，流进叶脉，在每一片树叶上画出一张水系图。

生命发芽生根，如岸边的树和草一样朴实无奇。

我听到我的血管里的另一重水声，它不是来自西拉木伦河，不是来自母亲和我的出生地，而是来自祖父祖母和父亲的辽沈方言，淙淙地流进了我的骨缝，成了一种水土。

乡愁与生俱来。

四十一年前，父亲大学毕业，从辽河之滨来到内蒙古。之后，我的祖父祖母被连根拔起，迁移到西拉木伦河畔。一同迁徙的还有—种叫毛葱的植物，红色的皮极薄，祖母把它的种子带到了异乡。

我断续零散地接受到我的另一半生命的讯息。一个父亲读大学时用的柳条箱里，一片浆过的红布承载着家谱，一张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黑白照片，三个年轻人，写着“大学时代”四个字，

中间的人是我的父亲。

关于故乡，父亲不肯多说。一次在讨论教育时，他说，内地三十年前就这样了。无意中说出来，没什么语气，突然沉默了。而我体会到，父亲是一个年轻时来支援边疆的人，被风华正茂的理想留在了草原。四十多年间，父亲只回过两次沈阳，第二次回去时，他已不能说道地的家乡话，成了故乡的异乡人。

《水经注》有“大辽水出塞外”的记载。我生命里的两重水声，是这样的渊源。

九月，我有了一个行程，寻找西拉木伦河的源头，沿着河流的方向，流向辽河，流入渤海。流向我的老家，我的故园，我生命的主根。

西拉木伦河是内蒙古草原上一条普通的河流。银子般的河水，缓慢且安心地流淌，河道迂回曲折，悠缓出江山的温柔。很多年前，在西拉木伦河的源头，有七眼泉水。如今泉水消失了，只在沙上蔓延细细的水线，像中国象形字的“水”，留存了水最简单的脉络。

西拉木伦河在《唐书》和《辽史》地理志上叫“潢水”，河上的桥叫潢水石桥。

在我的家乡，因桥在巴林右旗境内而叫巴林桥。又因石桥在清朝时由下嫁的固伦淑慧公主重新修建，也叫“公主桥”。

固伦淑慧公主是皇太极和孝庄文皇后的女儿，小名阿图，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的名字，在满语中的意思是“母鱼”。

摇篮里躺睡的小女儿，谁曾想过她会嫁远方。阿图十二岁时，肩负和亲大业远行。不到一年，额驸去世了，她又回到盛京。待到十七岁，阿图第二次踏上了茫茫远嫁路。

从盛京出发时，二月微风拂杨柳，青青依依。长长的陪嫁队伍缓缓而行在去往巴林右翼旗的路上，渐渐荒草寒烟。

随公主出嫁的，除宫女外还有三百户陪房，他们多数是工匠，银匠、铜匠、铁匠、木匠、皮匠、瓦匠，七十二行都有。陪嫁的工匠，在茫茫荒原兴建王府殿宇、寺庙、土木住房，排街列巷，种田种菜，生养儿女。

修了桥，他们觉得离京城近了，离故乡近了。

巴林右旗查干沐沦苏木的珠腊沁村，先民是固伦淑慧公主陵的陵丁，蒙古语“珠腊沁”意为执祭灯者，是为固伦淑慧公主陵点佛灯的人。三百多年珠腊沁人每天守陵点佛灯。如今，公主陪房中挑选的四十户守陵人，繁衍成四个自然村落。在珠腊沁村有一片平均树龄三百多年的沙地古榆树群，传说公主去世后这些榆树在珠腊沁拔地而起，站成侍卫。西拉木伦河最大的支流查干沐沦河由东北向西南流淌，河水在珠腊沁庙西南与锡巴尔汰河汇流向南弯转流过。

三百年间，公主陪房的孩子们，一代又一代地长大，他们从西拉木伦河出发，从公主桥出发，各赴他乡。珠腊沁人的后裔乌·纳钦重回了紫禁城，在北京读博士，问学于河流和文本之间，写下了一本厚厚的博士论文《口头叙事与村落传统：公主传说与珠腊沁村信仰民俗社会研究》，字字都是故乡。由他创作歌词的《蓝色的蒙古高原》，后来成了巴林右旗的旗歌。

西拉木伦河独自流淌，穿过一个又一个村庄。我们去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的汇流处。路上的土质很松，风把土吹扬起来，车在满是尘土的路上跑得疲惫，河流好像离我们远了。

到了翁牛特旗大兴农场，土路上，一位老人说：“你们说的是

干河滩？”这是在路上听到的关于两河汇流处的描述。与我们想象的水势浩荡完全不同。老人不明白，为什么一群人如此执着于一个干枯的河滩。

六月，从流来第一汪水开始，岸边的沙棘和野草一一复活，树的根须继续向大地延伸，河底有了游鱼。有了水，大地有了生命力。

九月，几棵树横竖错乱地倒在岸上，已经干枯。其他树依然站立着，一部分裸出的根须悬在空荡的河床，与大地里的另一部分树根，支撑着一棵树的生命。岸边留下几蓬野草，留下几行牛羊浅浅的蹄印。神秘的河底变成了荒滩。

河流没有了水，仍叫做河流。我蹲下来，把手深深地插进河底，祭祀般地握住一把干裂的淤泥。我听见遥远遥远的水声。我看到一川河水离岸。

是安详还是仓惶？

先是风声，空旷地刮着，还有阳光，垂直地照上河面，空气的干燥和水利工程的截流，河流还没有洞察。它已是一条燃烧河流，坚持着水的样子，残存着一口沉缓的气息。直到它听到生命的每一瞬正在啞啞地消逝，听到了内心巨大的恐慌。它不过是比一根水草还纤细的命，如一滴水一样微弱。它在颤栗，水色生烟。

深蓝的沉默之后，它认清了必须放弃以水的形式存在。是非，顺逆，得失，冷暖，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这是命运，无处逃遁。此刻的它，安静、认命。

在河水消逝的地方，大地如此沉静。

游鱼不知消失在哪里，只剩下了四尾，重新游回了半坡文化

的彩陶瓶，以不同姿态环绕成一条河流。

一条河，蒸发成一朵朵云，背负着大地在天空中流浪。失去了两岸的河流，天空，是它的第三条岸。

河流，在第三条岸上飞翔，在天空中飞翔，不是远行也不是逃离，它还是蓝色的，还是流动的，蓝色已成为沉积在它内心和精神的颜色。湛蓝清寂，大地和天空原来是如此浑然的水云间。

你就是自己的蓝色，你就是自己的流动，你就是自己的河岸！它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内心，看到了那些纵横交错、时隐时现的水纹，它们的明亮和灰暗。

原本可以一直蓝下去，蓝成一片行云。

可当它看到大地上的河流，迂回曲折，清澈深沉，稻香两岸，它放弃了做一朵蓝色的行云。它必须为自己增加重量：“大地，我如此爱你，这是我存在的意义。”庄重的情感和理想，低低地向大地压下来，在寥廓云天间无声地、无边无际地涌动，生命呈现出新的意义。整个天地等着那愈积愈厚的力量。

闪电的形状就是河流的样子。一条条想复活的河流在天空上闪烁，在云与云之间、云与大地之间咆哮或呐喊。天空变成了一张巨大的水文图，一条条分支很多的河流如影随形地跟着云移动，重重的云里含满了它的泪水，雨滴从空中跌坠下来，碎在大地上。它又变成了水，变成了河流的一部分，流动，变形，飞翔，陨落。它已不再是原来的它，河流里的水已相忘于江湖。它是失乡的人，带着故乡的伤口在大地上流浪，孤独和寂寞没有故乡。

那片干河滩，不惜干裂出一条条空洞的纹，等待着那一川河水，被迫离开岸的水，变形的水，还乡。

站在路边尘土里的老人始终坚持认为，河水认识故道，总有

一天它会回来。河边的玉米已经丰收了。玉米叶子在风里哗啦哗啦地响着。人们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炊烟照常升起。苍老的父母在昏黄的灯光下，念叨着在外的儿女。

从干河滩出发，三个小时后行至辽宁境内。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流的西辽河两岸是另外的风貌。不是干枯的河床和九月的草原上已捆起的牧草。我看到，河水浩荡，河面平静开阔，两岸成熟的稻田涌动着金色，河水和稻田在阳光下闪动着一样的光芒。

一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儿女沿河而居，在如水的时光里，慢慢懂得，在泥土多深的位置埋下种子。太阳在大地上投下一道又一道光影，植物的根汲着河水，植物的叶照着太阳，一茬一茬的稻田，弥漫金黄。初生的小婴儿，正在茁壮成长。

“天地之大德曰生。”

河水哺育着人、庄稼、草木以及牛、羊、山鼠和苍鹰，河流从不因它们的不同，而待它们不同。一脸古铜色的老人，已把自己当作一棵庄稼。农闲时，老人喜欢讲古，河流一样绵长，惊蛰谷雨芒种有顺序地流过，他们的方言俚语丰富明丽，老人从河流的水向、从大地上生长的粮食里获取节奏和诗意。

车在稻田中穿行。稻穗在风中沉甸甸地成熟，在阳光下河岸边铺开金黄。日益被人类工业化的土地，沉默中依然生养着物种和记忆。人是一个弱小的生灵，所有的变异，只是为了生存。本雅明道出天机：“人类区区数万年的历史不过如同一天二十四小时最后的两秒钟。”一个微小的时间量，一个微渺的族群，不会令大自然慌张。荒诞和异化，环境的无依，精神的无根，是人类自身的伤痛。

农民沉默着，面对丰收后荒凉的大地，他们没有悲伤。田间遗落的稻穗，值得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弯下腰去。一个拾穗者，一个稻田里的农妇，谦卑地弓下身子，人类凝重的身躯在大地上寻找零散、剩余的粮食。田里，稻穗如金，天上，鸟雀绕飞，一位粗肢肥臀的农妇，挎着篮子，舞蹈，收获，祈祷，她的脸稻谷一样饱满的丰腴。尘世间洁净清暖的稻香，使她微笑。

世界都静着，又极其明亮。明亮的是水，它说，世界的真相就是透明。一个水珠般的女孩，在河边汲水，头顶陶罐，缓步而行，摇曳多姿，走向河岸上的村庄。陶罐是泥土在火中烧制而成，它的色彩是青青的稻田。罐里是千年的水声，盛满了最古朴的情怀，是无边无涯的时光，是苍凉的民谣，是清淡的乳汁，是亲切的家园，它只是一罐水，承载着所有的想象。

《尔雅》曰：风吹水涌曰波。大波曰涛，小波曰沦……风行水成文曰涟，水波如锦文曰漪。水行曰涉。逆流而上曰溯洄，顺流而下曰溯游。

在水的波涛涟漪中，在辽河与渤海的交界处，生长着野草。

野草的名字叫芦苇，在《诗经》里叫蒹葭。

绿色的苇叶，微风中轻晃着白色的穗，疏朗的清秋，河水清澈流淌，河岸转折了好几个弯，望不到尽头。沿着河岸，逆流而上或顺流而下，道阻且长，百转千回。这样的等待是憨稚的，是久藏在平凡日常中的神圣之光，盈润着简单的生涯。佳人、理想、故园，或是一个朴素的关于稻香的心愿，是否会涉水而来，已经不重要了。以清澈朴素之心，甘愿用足够的孤独去等待，这份诚意才是最动人的。

《诗经》里一条条没有名字的河流，记载了古老的爱情与农